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 著

FRANCES WOOD

洪允息 译



新华出版社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英】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 著

FRANCEC WOOD

洪允息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字：01—96—13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 (英) 弗朗西丝·伍德 (F. Wood, 吴芳思) 著;
洪允息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1

ISBN 7-5011-3371-9

I. 马… II. ①伍… ②洪… III. 马可波罗 (1254~1324) -生平事迹-研究
IV. K835.4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497 号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Copyright ©1995 by Frances Woo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pyright licensed by Jennifer Kavanagh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英] 弗朗西丝·伍德 (吴芳思) 著

洪允息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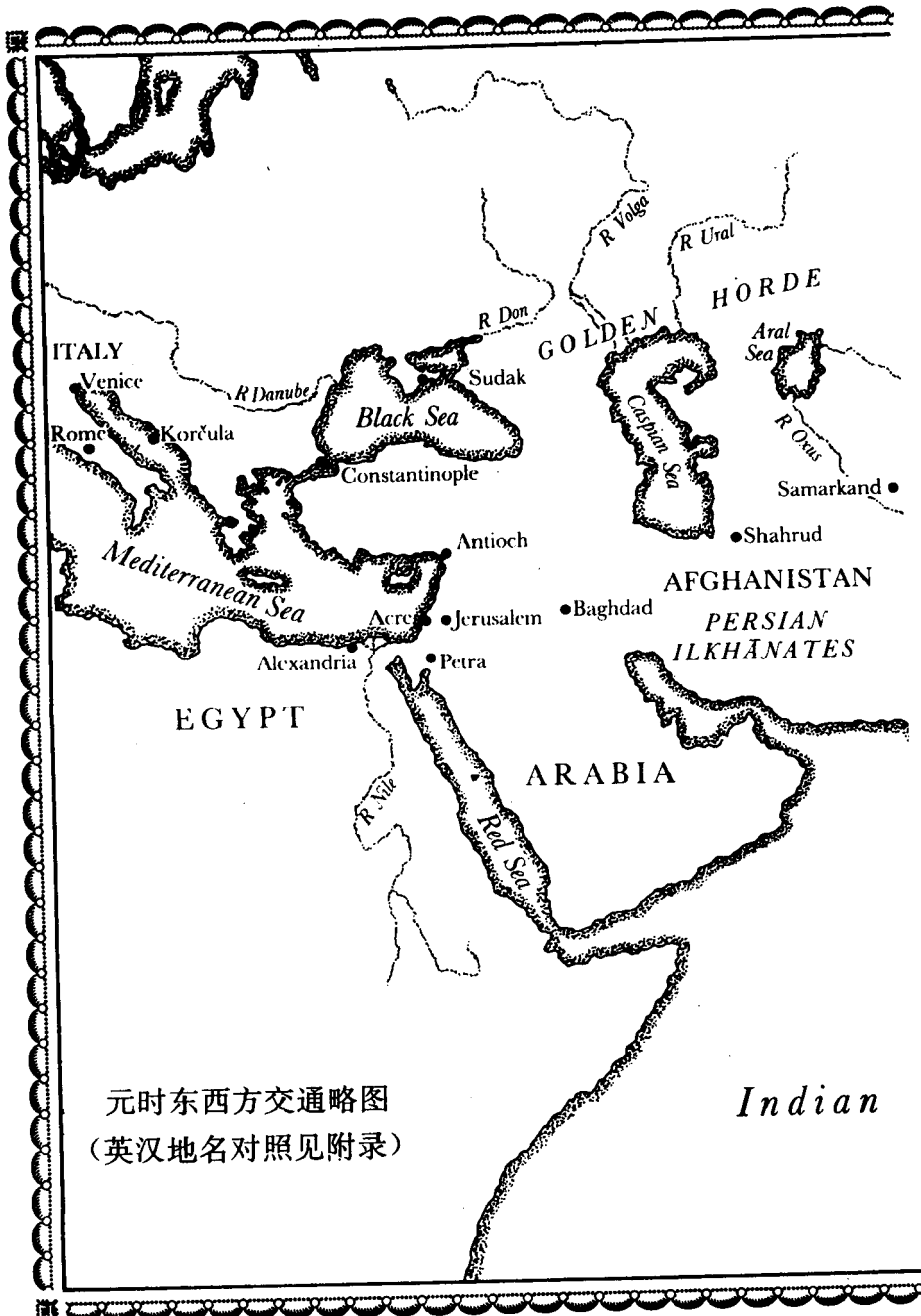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7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371-9/K·272 定价 1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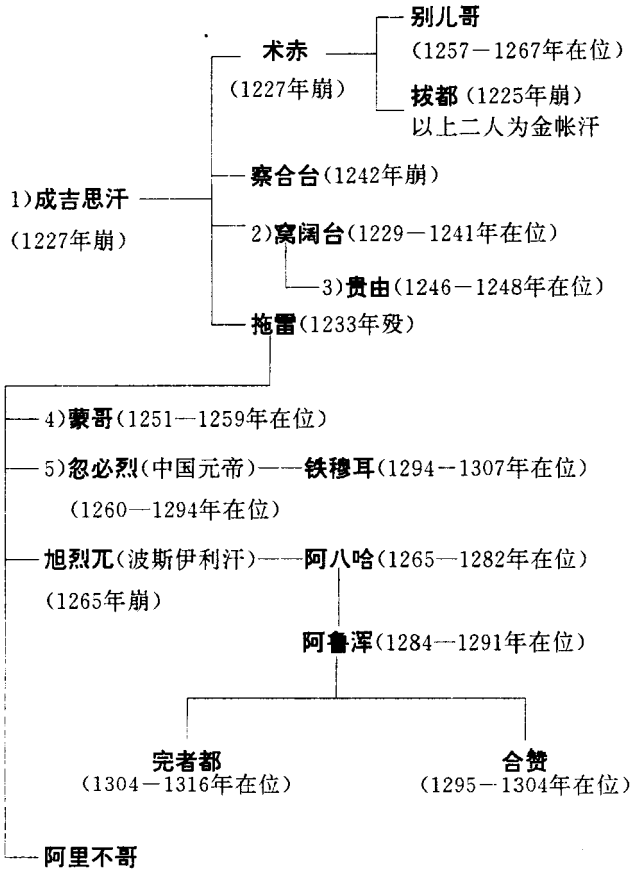


元时东西方交通略图
(英汉地名对照见附录)

Indian



大汗表



(名字前有阿拉伯数字者为大汗，数字表示大汗次序。译者说明见附录)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弗朗西丝·伍德博士在“中文版跋”中回顾说，她对英文版的出版曾有“诚惶诚恐”之感。我开始应邀翻译这本书时也有相同的感受，但究其原因，则不尽相同。

马可·波罗是在13世纪到过中国的大旅行家，这是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马可·波罗学者的共识；一般人包括译者在内对此也深信不疑。尽管在马可·波罗生前就有人对他本人或者他的游记有种种非议，700年来也一直有人对他持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怀疑他到过中国的人并不多。现在出书提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会不会使读者感到困惑？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通过阅读18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马可·波罗的几十篇国内外新旧论文，特别是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个争论有关的文章和消息，我逐渐打消了疑虑，并感到很有必要把这本书郑重地推荐给国内学术界人士和一般读者。

马可·波罗学是一门跨国性的历史和地理学科，作为它的中心内容之一的中国部分与我国的历史和地理关系密切不可分。我国的

马可·波罗学者一直为推进这一方面的研究尽最大的努力。他们对外国学者所发表的这一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十分重视，并细心地加以研究，为的是了解其观点和方法，了解国外研究的动向、经验和问题所在，以拓宽和深化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他们对一些和传统观点不同的论文和专著，更是认真地加以研究，自不待言。

至于摆在读者面前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弗朗西丝·伍德女士并不是提出类似问题的第一人。据余士雄教授介绍，“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古今中外都有人怀疑过，也有人论证过，但仍有人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马可·波罗游记〉中几个主要问题评述》）

就战后时期说来，早在30年前，即196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福赫伯就在一篇报告中指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979年，美国学者约翰·黑格尔（又译海格尔）通过检读马可·波罗的游记全文发现其中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也发表文章指出，马可·波罗只是到过北京，对于中国其它各地的记载，都是在北京听来的。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看到的问题》。本书作者弗朗西丝是第三个提出这个疑问的人。1981年，她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论述早期到中国去的旅行家的文章里提出一个看法：尽管马可·波罗具有广受欢迎的形象，他或许不该算作是在古代到过中国的人。翌年4月，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他（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他的文章的题目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同年10月杨志玖教授发表文章对克鲁纳斯的看法进行批驳后，一位中国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育民，于1988年发表文章与杨志玖

教授商榷,对克鲁纳斯的某些论点表示支持。一位美国朋友在1991年10月北京“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前夕也提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这个问题(据前引余士雄文章)。由此看来,战后持类似观点并勇于公开发表他们的见解的学者至少在德、美、英、中四国都有。

对上面提到的几篇文章,除1966年的一篇外,曾经在40年代为马可·波罗学作过重要贡献的杨志玖教授都曾著文一一予以答复,为马可·波罗学文库增添了不少力作。由此可见,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向中国学者译介外国学者各种见解的著述很有必要,这有利于开展百家争鸣,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1979年以来,国内新闻出版界一直跟踪出版了与这一方面的讨论有关的文章或发表有关的消息。

首先是天津《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发表杨志玖的文章:《关于马可波罗研究——读柯立夫教授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

接着该学报1982年第6期发表杨志玖的文章:《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

北京《编译参考》同年第7期发表英国克雷格·克鲁纳斯原载同年4月14日《泰晤士报》的文章:《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

北京《环球》杂志同年第10期发表杨志玖的文章:《马可·波罗与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的看法》。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了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文集,内收以上各篇文章。

上海《史林》杂志1988年第4期发表王育民的文章:《关于〈马

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

北京《青年参考》杂志1994年10月28日转载香港《南华早报》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介绍弗朗西丝·伍德将于次年出版的本书的内容。

北京商务印书馆于1995年4月出版了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文集，内收许多学者在1991年10月北京“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其中有杨志玖的《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和余士雄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几个主要问题评述》。

1995年11月本书英文版问世前，广州《羊城晚报》等国内多家报纸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介绍文章预报了英文版就要问世的消息。

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这个学术论争已多少有些了解，对本书的出版也多少有些思想准备，许多人还希望能早日看到中译本。现在这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这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译者翻译此书的目的，只是希望此书的发行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该书提出的挑战足以激励中国学者更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以利于我国马可·波罗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持类似观点的学者的论点的综合，书中并没有作者本人很多独创的新见解。学者们读起来不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书中许多观点过去已被中国学者批驳过了，但是以专著对专著总比写零星论文更加完整、全面和深刻，这对更好地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不无裨益。

具体地说来,本书的出版有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在马可·波罗学领域更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起一些促进作用:

首先,它将有助于加强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了解。

理想的学术论争应该建立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中外学者间的论争属于“跨文化交流”性质,论战双方容易因缺乏对对方的了解而无意识地单纯用自己的种种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以致造成简单化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后果。法国著名的反法西斯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1886—1944)说,“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他说,对历史人物褒贬容易,理解难。对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孕育着困难,又包含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1992年上海版)。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将在这一方面起一点作用。

作者写这本书总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本书的出版把作者的主观考虑和见解都袒露在中国学者面前,可以让他们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至于客观方面的因素,书中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线索,但归根到底还有待读者和论战对方的综合分析,说不定其中有些因素还值得我国学者的反思。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在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指出:“读了几本现代中国人写的史书才明白,外国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这句话不无道理。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就他们的心态而言,福赫伯和弗朗西丝·

伍德等学者在他们的中国学研究中未尝不想发现一个伟大的马可·波罗。伍德原先就是马可·波罗崇拜者；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她改变了看法，提出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这个挑战性的问题，但她在本书结束时仍然指出，“但这不是说《寰宇记》不再是有价值的资料来源——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他把本来会散失的情况记录下来，这种作用和希罗多德……相似。希罗多德并没有去过他所记述的所有地方，而且他把事实和荒诞不经的故事混在一起叙述，可是他的著作决不可以轻率地摒弃。……《寰宇记》……可以被看作是在14世纪开始流行的那一类世界地理书籍的一个范本。”

伍德在书中回忆当年他们设法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中寻找马可·波罗其人的努力：“我在浩如烟海的汉文资料中努力查找哪怕有一处提到一个意大利人或一个叫波罗的人”；“搜集到这些地方志以及有关的书籍如《扬州图经》……，看到里面有在元代……被任命的官员的名单，并突然发现在为数十分有限因而不断重复出现的汉人姓氏中间夹杂有蒙古官员希奇古怪的非汉人的姓名，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事”；“为24部断代史编写的索引里列着一些叫‘孛罗’的人，按照旧式的（威妥玛—贾尔斯）汉语罗马拼音体系，这个姓与‘波罗’相同。这是振奋人心的事，因为它和意大利人的姓氏很接近。”

她说福赫伯也作过同样的努力：“福赫伯在《元史》中找不到马可·波罗其人，就在里面找欧洲人。他发现该书提到阿兰人、钦察人、斡罗思人和保加利亚人”；“他在无可奈何之中仍希望有可能发现一处提到马可·波罗。”

他们认为中外学者一直未能在中国史籍中发现马可·波罗的踪影，于是提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个疑问以及新的假设。

读者看了此书就会相信,如果有人发现史籍中确有马可·波罗其人,他们很可能会感到高兴,而且马上不再怀疑,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找到马可·波罗。

他们提出问题向他们认为有一定缺陷的传统观点挑战,这种勇气是可贵的。英国功绩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研究员、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在1978年的一次电视谈话中说,“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而是)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地)是反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出上述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挥着绝对的核心作用。这种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通常都不多见。”(麦基编,周德明、翁寒松译:《思想家》,1986年北京版)

译者并不认为福赫伯等人一定就是伯林所指的那一类人,但是正因为我们对他们还不太了解,我们更应在学术交流中持谨慎尊重的态度。李约瑟在他的《四海之内》一书的扉页后面引用了《论语·颜渊篇》中的一句名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两极相通,说不定你的论敌正是你的同道呢!

其次,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我国学者认真思索百家争鸣中的另一个问题,即目前争论的焦点或症结究竟何在。

本书所提的冰淇淋和面条之类的问题显然不是焦点所在,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和讨论弄清楚的。长城、茶、汉字之类的问题也显然不是焦点所在,因为马可·波罗临死时说过了,他所写的还不到他知道的一半;如果他愿意或有机会写续集,长城这些东西就有可能写进去。至于在书里写什么、不写什么,作者有可能

考虑到当时欧洲读者接受东方事物的能力而做现在这样的安排。

旅行的路线不清，文字具有波斯文特点，内容经过后人加工，以及某些经历子虚乌有等等，这些也都不是焦点所在。《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马可·波罗有可能基本上按照旅行的路线记事，但他每写完一个地方往往离开旅行的路线根据传闻写起他没有去过的城市来了；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基本上也是作如实的描述的，但书中“所闻”的部分有他人夸张失实的地方；他爱说大话的毛病可能和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他又想往上层社会爬有关；他的浪漫主义文风有可能和当时骑士文学的风格有关。书稿的文字变异只能说明作者本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后人的文字加工的影响。这部百科全书的这些看法和立论比较客观公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争论的焦点或症结究竟在哪里呢？这里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不同学者的不同看法。

本书作者说：“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推论：虽然公主远航确有其事，但马可·波罗总是重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像征战日本和王著举兵造反），这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是杨教授对波罗氏一行归国之行的发现，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我仍然觉得，尽管他们悉心捍卫马可·波罗作为中国早期友人的地位，他们的研究仍然没有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曾在中国旅居，只不过他的一些故事和一些事件相符而已。他在蒙元时代汗牛充栋的文献中仍然无可稽考，这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弗朗西丝·伍德博士对杨志玖教授 1941 年的发现既给予肯定又有重要的保留。她一方面认为那个发现说明《永乐大典·站赤》中的一段资料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波斯汗王阿鲁浑派遣三位使臣向中国皇帝请求赐婚一事情况相符，从而证明确有其事，

游记所述的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她认为这段史料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因此不能说明马可·波罗一定参与其事，所以不能由此引伸以证明他确实曾旅居中国；他有可能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把他从别处听到的这段故事说成是自己的经历写进游记中去。

王育民教授指出，“《站赤》这段材料在研究马可·波罗与中国的问题上虽有其参考价值，但除证实《（马可·波罗）行记》所述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君主一事确实存在外，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载上海《史林》杂志 1988 年第 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美彪在 1991 年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指出，“业师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中的发现“证实了马可·波罗自述的随从波斯使臣离华的事实与年代”。但他接着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一条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的记事。至于他留住中国时期的直接的记录，还没有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

杨志玖教授本人说：“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天津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1941 年《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

杨教授的老师向达教授（1900—1966 年）认为，“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1956 年《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看来问题的焦点或症结似乎是怎样评价杨志玖教授 1941 年的发现：

(1)一种观点认为《站赤》中的一段资料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另一种观点认为那条资料是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的记事，不是直接的记录。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中有人认为间接的记事也可证实马可·波罗自述的随从波斯使臣离华的事实，但也有人认为间接的记事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阔阔真一事有任何直接联系；

(2)一种观点认为那段资料既可证实马可·波罗所说的阔阔真公主去波斯确有其事，又可证明马可·波罗所说的他是护送者是符合事实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那段资料只能证实前者，而不能证实后者；

(3)一种观点认为那段资料既为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因而仍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是随行者，只是他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另一种观点认为那件公文既然没有马可·波罗的名字，也就不能证明他是随行者。

按常理说，一般人至少一定也会同意向达教授的观点；波斯使者的名字几个方面不谋而合，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但是科学思维要求有严密的逻辑性，这些学者相互矛盾的看法不可能都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可能有的看法存在逻辑假设验证推理方面的欠缺？我们当然期望马可·波罗学界早日找出问题的答案，但是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史实的评价问题，我们应该持严肃科学的态度，特别是对前人或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慎之又慎。

第三，本书的出版有可能促使我国学者通过百家争鸣进一步体会到史料搜寻和抢救工作的紧迫性，从而在这一方面努力开创新的局面。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恐怕还有赖于更多可信的史料的证明。本书透露福赫伯等学者正在这一方面作艰苦的工作,并可能已取得一些未发表的成就。中国有关当局和马可·波罗学界如果要不落后,就应急起直追,配备一定的力量把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史料的搜寻和抢救,同时把史料的搜寻和抢救从官书向民间推进,从扬州向 40 多个马可·波罗记述过的城市推进,并延伸到港台、蒙古、新加坡、日本和欧美等地区,和那里的学者携手合作,像向达等老一代历史学家那样在国内外作艰苦细致的搜寻工作;与此同时,呼吁全社会加强文物意识,避免关键史料的毁坏和流失,这样才有希望获胜。

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寻找马可·波罗其人真似大海捞针,茫茫九州,从何入手!但是在外国学者的眼中,整个中国就是一座文物大宝库,中国学者理应向他们提供有用的汉文史料。我们实在不好拒绝。他们哪里知道,千百年来有多少文物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有多少文物经强盗式的洋考古学家和汉学家之手流失域外,又有多少文物毁于民众淡薄的文物意识之中。但是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中国虽然多灾多难,她今天仍然是一个文物大国。地上地下,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事实证明,大量文物都是在偶然中发现的,而机遇往往属于有心人。700 年来扬州地区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至今只有 6 集被发现。如果仅仅根据现有的几本就作出马可·波罗在扬州任何官职扬州方志均无记载的结论,这无异于自己把门封死,还有什么必要到各地搜寻呢!在关键性的史料方面,一时找不着,可先作为难题挂起来,欢迎当代或后代有志者继续努力。只有承认难题才能解决难题。

我国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是 1874 年映堂居士发表在